

智慧的种子

[南京]李若涛

冬季走进树林,就像开启一个个盲盒,惊喜连连。

即便是自以为熟悉的植物,也有新发现,比如榉树,今年我第一次“发现”它落下的短枝,短枝的叶腋处挂着一些小颗粒,形状不规则,有点像极小的馄饨。一个短枝相当于一枚叶片。原来这就是榉树的“飞行装”。长着果实的短枝以枯叶为翅,御风而行。

依靠风力传播的种子(或果实),小而轻,也可以这样简装而行,而不需依仗复杂的飞行装置。这是植物的“一苇渡江”。

我还发现了南京椴的翅果,它的苞片长成柳叶状的“竹蜻蜓”,下面挂着果实,虽说苞片的本质也是叶芽发育而成,但这样精巧的降落伞装置着实让人惊叹不已。下午两点多斜照的阳光透过叶片,无风,落叶也会翩然而下。一枚翅果,旋转着,平移着。它们像慢镜头一样慢慢飞,悬停于空中,然后悠然落下。空气就是那样清亮,带着初冬的澄澈。

12月中旬,乌桕已落尽一身锦绣,虬枝铁干,细末枝条端挂着珠白的种子。这是冬季姿态最好看的树木——周作人说它颇具中国画的气质,是说它那淡泊隐逸的色彩和清寂的模

样吧?

一棵不大的乌桕树上竟然有数十只大鸟在啄食,把取景框放大,原来是山斑鸠。山斑鸠的体型有点像鸽子,它们的身影在纤细的枝头跳荡,枝条摇晃,样子颇为滑稽。

离豆梨不远,有一棵乌桕,姿态最为俊逸,我在这棵树上看见了更多的山斑鸠、喜鹊和几种小型鸟类。它们各居一隅,互不打扰,啄食乌桕的种子。

乌桕的种子“味同嚼蜡”,这是人的感觉,鸟未必。白色蜡质的假种皮富含脂肪,是鸟类过冬需要的高热量食物。小型鸟在乌桕树上只是玩耍,东啄啄,西啄啄,欢天喜地地飞来又飞走,它们并不能吞下乌桕的种子。真正能吃乌桕种子的只能是啄木鸟和山斑鸠这样的大型鸟类,它们能将种子完整吞入腹中,把不能消化的种子散播出去。

在网上看见过用乌桕种子做蜡烛的视频,很简单。就是把种子磨碎,加水熬煮后过滤静置,等凉了,蜡质便会凝固,把这层固体取出再熔化,倒在模具中就可以了。

不过,还是把乌桕种子留给过冬的鸟儿吧。毕竟鸟儿们更需要它。

一连好几天我呆坐在豆梨

树下,如果我坐得够久,小鸟就不会在意我的存在了吧,或者把我当成石头或树。在树下待着,会被温煦的阳光晒得暖洋洋的,风也暖,竟有种春风拂面的感觉,燕雀的鸣啾细弱好听。冬日的林地有种让人躺平的松弛感,该落的树叶已然落下,新发的嫩芽被好好地包裹着,小动物有充足的过冬食物,冬眠的动物已经安睡,没什么可担忧的。这个由阳光、风、雨水和草木、鸟儿等小动物相互联结的世界已经安妥。冰霜雨雪又何惧。

写《活山》的英国作家娜恩·谢泼德说“大自然处处皆为焦点。万物不再以我为归处,也不再与旁观者相关。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。”

对一个爱在树林中闲逛的人来说,焦点就在树上和地下,每一个都闪闪发亮,藏着秘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高铁载我去看雪

[南京]周水欣

跨年夜那日,山姐她们背着帐篷上山,准备夜宿紫金山头陀岭,迎接新年和新年的第一场雪,“天气预报说的,31日会下雪!”山姐兴头头的。2026年第一天的一大早,她发来前方快讯,“气象局准啊,山顶下雪啦!”她的视频里拍到了海拔300米的紫金山山顶的雪。雪下了半夜,树林都挂上了雪霜,放眼望去,一片银装素裹,煞是好看。山姐的帐篷上也铺了一层薄雪,她们穿着羽绒服站在山顶观景平台,与众多在紫金山等雪来迎新年的人们一起,互道新年快乐。

而山下的城市一隅,只是阴阴的天。室内已开地暖,我站在窗前看远处烟云遮顶的长江,手机里滴答声响,是杭州的朋友发来新年问候。随口问她,“杭州下雪了吗?”她说,“山里下雪了,城里可以等下雪。要不,你来,我们泛舟西湖,一起等?”

这句话令我怦然心动。我知道我俩一起想起了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张岱笔下的“湖中人鸟声俱绝”“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的孤绝感,此时奔来我的心头,不由得来了兴致,想追着南下的冷空气,与张岱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应和。

崇祯五年十二月,杭州连续

三日大雪,张岱兴致颇浓,独往西湖湖心亭看雪。泛舟至亭上,遇到同好——也是冒着寒冷来西湖喝酒赏雪的人,不由得惺惺相惜。

说走就走,地铁呼啸着将我送到高铁站,站厅明亮嘈杂,像巨大的蜂巢。一列列银龙蓄势待发。眨眼间我已坐在车窗前,欣赏起冬日苏浙墨绿与土黄间杂的田野。远山如黛,云雾缭绕。

天色阴沉,云脚却隐隐暗含光。我一直看着窗外风景,思绪飘渺。忽然有细白的东西斜打在车窗上,簌簌的,好像是雨水,又似乎是雪籽。渐渐地,雪籽成了片,旋转着,追着列车飞。田野、远山、水塘,都渐渐蒙上一层薄纱。车厢里的人们举着手机拍窗外。邻座阿姨用方言对着视频里的亲友直播说:“落雪哉,当真落雪哉!”声音里有意外的欢喜。

出站,打车,我直奔西湖边。西湖游船的小码头上全是游人,等着上船游览,这里,离当年张岱雪夜登舟的码头应该不远。张岱坐了一夜的船,求得那片刻的神游八方;我坐了一小时高铁,瞬间挪移到西湖,来寻找类似的、与现实生活短暂脱钩的瞬间。那“想看一场好雪”的心情,古今一脉。

